

有些节操高尚的人，
晚年时倒未能经受住考验，
弄得身败名裂。

历史名人

廉

晚节不保 启示录

胡维◎编著

匡衡.司马相如.萧何
李世民.白居易.王维

理清其人生脉络，探寻其发生质变
晚节不保的真正原因

辛弃疾.纪晓岚.薛仁贵
郭子仪.赵匡胤.年羹尧

以期达到以史为鉴
YI QI D A D A C Y I S H I W E I J I A N

以人为鉴的目的

中国方正出版社

LI SHI MING REN WAN JIE BU BAO QI SHI LU

历史名人晚节不保启示录

胡 维 编著

中国方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历史名人晚节不保启示录/胡维编著. —北京: 中国方正出版社, 2014. 11

ISBN 978 - 7 - 5174 - 0148 - 3

I. ①历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反腐倡廉—中国—通俗读物
IV. ①D630.9 - 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51481 号

历史名人晚节不保启示录

胡 维 编著

责任编辑: 陈金华

责任印制: 李 华

出版发行: 中国方正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 2 号 邮编: 100053)

编辑部: (010) 59594614 发行部: (010) 66560513

出版部: (010) 59594625 门市部: (010) 66562755

邮购部: (010) 66560933

网 址: www.FZPress.com.cn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 6.75

字 数: 130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(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)

ISBN 978 - 7 - 5174 - 0148 - 3

定价: 20.00 元
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)

前 言

在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14年《法治蓝皮书》中，有一个“59岁现象”，即公职人员在临近退休年龄之际，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贪腐，用一个成语来描述就是晚节不保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从中央到地方连续查处大批贪腐的退休官员，这些官员在即将退休之时，心理防线未能抵住“最后捞一把”的腐败念头，未能保住“晚节”。回顾他们的一生，其经历高度相似，许多人都是贫苦出身，自强不息，奋斗成才，却在得到人民赋予的权力之后，逐渐发生质变，直到腐败念头战胜了清廉思想，失去“晚节”，成为罪人。

这种晚节不保的现象，也发生在许多历史人物身上。他们或是帝王，或是将相，或是诗人，都因其卓越言行而留名青史，其晚节不保的史实却大多在史官“为尊者讳”的春秋笔法之下，躲躲藏藏于史册之中。而这些历史人物发生质变、出现晚节不保的缘故，与描述他们丰功伟绩的那些文字相比，才是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内容，才能达到以史为鉴、以人为鉴的目的。

本书选取了 18 位历史人物，以其人生为脉络，以质变腐败为视角，探寻他们何以出现晚节不保的现象，希望能对当下出现的“59 岁现象”有所启示。

目 录

- 01** 凿壁偷光读书成名 贪腐弄权偷地落马
——西汉丞相匡衡 (1)
- 02** 为逃免死狗烹自保 开国功臣主动贪污
——西汉丞相萧何 (16)
- 03** 简朴修身治国理政 滥施封赏男宠得势
——汉文帝刘恒 (30)
- 04** 财色迷途贪污路款 西蜀才子黯然收场
——西汉文人司马相如 (40)
- 05** 一统三国励精图治 奢靡腐朽毁掉江山
——晋武帝司马炎 (51)
- 06** 为民时写诗叹民苦 为官时弄权搞私奢
——唐代诗人李绅 (60)
- 07** 腐化糜烂滥征民力 贞观明君终变昏君
——唐太宗李世民 (70)
- 08** 征战不易杀降受贿 英雄一生污点难去
——唐代名将薛仁贵 (82)

- 09** 时而节俭时而奢靡 为防猜忌身不由己
——唐代名将郭子仪 (92)
- 10** 奢华生活招致众疑 连遭贪腐弹劾被免
——宋代词人辛弃疾 (104)
- 11** 徇私枉法通风报信 卷入盐政贪腐巨案
——清代名臣纪晓岚 (115)
- 12** 为保江山不择手段 有意养出老虎成群
——宋太祖赵匡胤 (124)
- 13** 居功自傲大行贪敛 一等重臣家破人亡
——清代名将年羹尧 (135)
- 14** 刚直重臣朝廷柱石 沉沦奢靡远贬异乡
——宋代名臣寇准 (149)
- 15** 忍辱负重斗倒奸臣 年老之后胡作非为
——明代名臣徐阶 (160)
- 16** 精于诗文迷于官场 沉迷女色消极度日
——唐代诗人白居易 (171)
- 17** 终结乱世开创盛世 沉迷女色懊悔离世
——隋文帝杨坚 (182)
- 18** 全能才子生性懦弱 贪生背上叛徒骂名
——唐代诗人王维 (194)

凿壁偷光读书成名 贪腐弄权偷地落马

——西汉丞相匡衡

“凿壁偷光”这个成语大家十分熟悉，但“凿壁偷光”的主人公，后来竟然从一个奋发向上的励志人物变成了倒台贪官逆臣，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，他到底是如何堕落的呢？

一、凿壁偷光，苦读成名儒

匡衡，西汉人物，约出生于公元前 85 年前后。其出身于贫农家庭，幼年正值汉武帝穷兵黩武、耗费国力等败政导致的国势动荡中。其故乡遭遇天灾，发生饥荒，为活命而逃至徐州东海郡承县（大体位于山东枣庄峰城附近），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70 年左右。据史书记载推测，他很可能在此次逃荒中失去了父母，成为一个孤儿。

家贫、逃荒、孤儿、国势动荡，匡衡人生的起点，很有些不幸的味道。

但他却找到了一条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奋斗之路。

那就是读书学儒，以儒为官。

西汉时期，儒学经过持续改造，逐渐成为统治阶级所奉行的

主流思想，王朝选拔人才也以儒学为主要评判尺度。汉武帝元光元年（公元前134年）开始实行察举制，要求地方长官在其辖区内定时或不定时为朝廷举荐人才，由朝廷统一考察后再定去留，其科目甚多，但在学识上均以儒学为主要考察内容，这就意味着精于儒学成为读书人出仕为官的必由之路。

找到这条路并不难，但要将这条路走通，却很难，对于匡衡而言，尤其难。

要读书学儒，首先必须要有书。然而书籍在当时属于奢侈品，在造纸术尚未发明之前，一卷没写多少字的竹简，其价格也不是普通人家所能承受得起的，只有家境宽裕的达官贵人才有能力购买书籍，接受教育。事实上，西汉名儒也多为达官贵人出身，如提倡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董仲舒，家中就是“田连阡陌”、“牛羊成群”。故而看似唯才是举的察举制，实际上是一小部分人才有资格参与的政治特权，因为第一个必备的基础要素——书，就是一种少数人才能拥有的物品。匡衡是一个逃荒而来的穷小子，填饱肚皮或许都很困难，哪里还有钱财去买书来学儒呢？

史料并未记载匡衡最初的书籍来自何处，大约是他逃荒时从故乡带出，又或是在安顿下来后千方百计弄到，总之，他最初是有书可读的。

但一个失去父母的穷困少年，在白日里是必须出去干活赚取点口粮的，故而匡衡能用于读书的时间，只有日落之后，入夜之时。只是夜暗无光，照明用的灯火也不是一般人能消耗得起的，黑灯瞎火的情况下只有早早睡觉歇息，故而才有“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”的说法。匡衡却不可能睡着，他的邻居似乎家境不错，以至于有能力在晚上点灯照明，时间应当还很长，匡衡因此

寻到机会，在墙壁上凿洞偷光。

既是偷光，那么匡衡所凿之洞，应该比较隐蔽，不会太大，否则一旦为主人所发觉，不管你动机如何动人，都会给你严严实实堵上，那毕竟是有偷窥风险的事情，考虑到彼时匡衡的境况，或许还会因此带来一场牢狱之灾。至于如此是否会对视力有什么影响，就不得而知了，史料也并未记载他是否患有眼疾。

借着那微弱之光，匡衡强烈的读书欲求一点点地释放出来，但这种艰辛的学习很快便中断了，因为他那仅有的几卷书读完了。儒学典籍浩繁，仅靠几卷书就想有所成就属于妄想，在解决了读书时间之后，匡衡又面临书源断绝的困难。

公平的上天给这个贫困少年安排了一个藏书家的乡亲，名为文不识。

文不识，这个名字颇有意思的人物，乃是当地一位富翁，其家中藏书甚多。齐鲁之地原本就是孔孟之乡，虽经历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之灾，仍有许多儒生将儒学书籍藏于家中躲过，文不识的祖上，或许就是其中之一。那么，其家中藏书当以儒学为主，邻居匡衡当心向往之久矣。但以他当时的处境，不大可能直接向文不识开口言借，却也不可能不借。借与不借的难题，如何化解？匡衡自有办法。

富翁生活奢侈，总是需要一些人来打理杂务，匡衡就以到文不识家中做佣工的方式，求得借书的机会。具体操作则是主动上门求为佣工，同时言明不要工钱，如此怪异自然引起文不识的好奇，询问之下，匡衡直言希望能以此换取借书机会，乃至读遍文不识家中藏书。

文不识或许本身便是出自儒学世家，听闻一个穷小子有此言语，作何反应？史书记载是“主人感叹，资给以书，遂成大

学”，而以匡衡后来能以才学闻名天下观之，恐怕这位颇有点神秘的藏书家，还给予了其许多帮助，否则，“凿壁偷光”的事情何以人人皆知，传为佳话？地方官又何以因此注意到眼皮底下有一个叫匡衡的人，将其作为人才举荐？需知作为察举制的操作者，能入西汉地方官员法眼的穷小子不多，匡衡的幸运，必然与文不识的支持有关。当然，主要还是在于他的自强不息，才得到了改变命运的可能。

就这段经历而言，匡衡当是一个带有许多正能量的励志人物，可为后世楷模，当然，并非要学习其不顾别人感受在别人家墙上凿个洞偷光的做法，而是要学习其自强不息的精神。但其读书之中所带有的功利性目的——学儒为官，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求学求知，或许早早就为其后来的贪腐变质埋下了恶因。

二、营造声名，不为帝王用

依靠自身努力、邻居家的光、富豪家的书，穷小子匡衡大约在其二十多岁时便开始以学识而名动天下。

当时朝廷所推崇的儒学，包括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这五部儒家典籍，也被称作五经，若能通得其中一经，得到朝廷认可，便有被朝廷立为五经博士的机会。这个五经博士是以朝廷权力所设置的学官，是朝廷确认的学术权威，在儒学上拥有优势话语权。当时朝廷选拔人才，学识主要考察儒学，那么掌握儒学话语权的五经博士，自然影响力巨大。

其实五经虽然深奥，但将其学通，也并非难事。之所以只需通一经便有被朝廷直接立为学官的机会，缘故还是在于学术一旦与权力纠缠过深，就会发生畸变。为了巩固这种学术权威，掌握了话语权的所谓名儒们，将那原本只有两三万字的一本典籍，硬

是咬文嚼字、故弄玄虚整到了几十万字乃至上百万字，以至于出现了用十几万字去解释典籍中两个字的奇事。如此一来，莫说要通一经，许多读书人终其一生可能连“半经”都通不了，这可以看作是当时学术上存在的一种严重的形式主义，许多名儒实际上也就是严重脱离实践的书呆子。

匡衡凿壁偷光、发愤读书是为了入仕做官，他自然是不会去批判这种形式主义的，反而要利用这种形式主义为自己博取功名。也就是从那时开始，这个曾经的励志人物，开始因为对权力的贪婪追求而发生了变质。

他研究的儒家典籍为《诗》，也就是《诗经》。这部先秦诗歌总集因为与权力的结合，在西汉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，不是现在我们所能想象的只是一些抒情诗歌那样简单，一些案件判罚乃至国策定夺都能以《诗》为依据，朝堂上议事随口吟出几句《诗》中词句也是教养与身份的彰显，更为重要的是，这是儒家五经中独一无二的诗歌集。

或许是极度刻苦的缘故，匡衡对《诗》的解读确实超出了当时一般人的水平。大约在不到三十岁年纪时，他便开始以对《诗》的解读而名动天下，很快西汉学术界中便有“无说诗，匡鼎来。匡说诗，解人颐”的说法，意为“不要讨论《诗》了，因为真正的权威匡衡来了。匡衡解读《诗》，让人听得入迷，欣然发笑”。其“匡鼎”一称呼，乃是以“鼎”这种在古代象征极有分量的东西，形容当时读书人对匡衡在《诗》上学识成就的评价极高。

若是在家苦读，不大可能有人主动上门来找你谈经论道，造出如此声名。匡衡当是花了许多时间与精力，四处与人讨论《诗》，才得以让自己在《诗》上的学识名声逐渐树立起来，他

那些解读应该也属于用几万字解释《诗》中一个字的形式主义行为，他沉醉于其中，自然不是喜好无聊的文字游戏，而是追求权力，摆脱穷困，为此必须主动出击，营造自己的声名，如此才能得到为官的机会。

虽不能据此确定他是在刻意而为，但至少这种学术活动的目的并不单纯，与对权力的追求有着莫大关系。

前文已经提及，西汉选拔人才，操作权实际上在地方官手中，但要入地方官的法眼，并非易事，光有学识不行，还需声名，以及权贵的支持。那种所谓的学识匡衡不缺，至于权贵，文不识嫌疑很大，而声名，也在匡衡刻意而为之下营造了起来。接下来的事情，就是自然而然地获得地方官举荐，得到入朝考察的机会。

颇费心机得到机会，匡衡却并未把握住，因为他那套咬文嚼字的功夫，并不能解答君王治国之疑惑。

史书记载，匡衡当时所作策论，“所对文指不应时令”，也就是文不对题。或许写得不少，几万字，但大约都是在那解释几个《诗》中的字，让当时的皇帝汉宣帝看了完全是一头雾水，结果最终评定为景科，也就是丙科，列于甲科、乙科之后，属于末等。但好歹没有直接打回原籍，得了一个文学掌故，这个官职属于地方官职序列，与甲科、乙科所拜中央官职天差地别。

匡衡当然不可能甘心。

接下来的事情，充分表明了他对于权力的渴求，经历了此次失败后，愈发不可收拾。

被拜为文学掌故后，按照规矩，匡衡要到地方上任职。奇怪的是，他还没去多久，京城中就开始盛传此君政绩惊人、学识渊博、德行高超等等，甚至于有已经为官的读书人上书汉宣帝，称

如此奇才，“经明不凡，当世少双”，丢在地方上当一个区区小官，是朝廷的损失，是皇上的损失，自己都有追随而去的念头。

匡衡到底有何政绩？史书中找不出一个字来，即便其确有些理政才能，也不太可能刚刚赴任就有人在皇帝面前大肆夸赞。联系到此前他以刻意四处解经的方式营造声名，恐怕这次又是故伎重施，精心营造出更大声名，以引起汉宣帝的注意：你低估我了！应该给我更重要的官职！

汉宣帝很快就派出了两位重量级的人物前去再次进行考察，一位是太子太傅萧望之，一位是少府梁丘贺。萧望之是萧何的后代，曾任御史大夫，与丞相、太尉同列三公，位于百官之首，而且他也是以研究《诗》而入仕为官，可谓匡衡的同道中人。至于梁丘贺，所任少府属于仅次于三公的九卿之列，也具有非同一般的权力，虽然他研究的儒家典籍为《易》，但研究手法大都脱不了文字游戏的框框，何况此次考察以萧望之的意见为主。

这两人一出发，结果便注定了，萧望之欣然回报称：“（匡衡）经学精习，说有师道，可观览”，意为可堪大用。

不料汉宣帝依旧对匡衡没有多大兴趣，将其招来当面又考察了一番后，还是依旧发回地方上做文学掌故去了，这表明在他眼中，此人并无什么真才实学，那点玩弄文字功夫，至多做个文学掌故。

匡衡追求权力之路遭到了重击。

之所以如此，与汉宣帝这个皇帝务实的一面有着莫大关系。汉宣帝是西汉一代明君，成长于民间，颇知民间疾苦，继位之后治国奉行实用主义，对那些只会空谈的读书人并不感冒，尤其是像匡衡这种心术上已经有点不对劲的人，更难以让他委以重任。

若匡衡就此以文学掌故度过一生，或许还能在学术史上留下

点足迹，并保住其“凿壁偷光”的励志形象，因为那个形同顾问的官职不可能给他带来什么弄权贪腐的机会，遗憾的是，有一个比萧望之重要百倍的人物，注意到了他。

这个人物就是太子刘奭，在“怀才不遇”的匡衡到地方上任职数年后，他将接替汉宣帝成为西汉最高统治者。

三、时来运转，爬上丞相位

公元前49年，汉宣帝病死，太子刘奭继位，是为汉元帝。此人在尚不满十岁时，便已喜好儒学，曾向汉宣帝进言称“持刑太深，宜用儒生”。继位之后，更是一改其父皇实用主义的施政风范，全面推行尊儒崇儒，以至于当时有“遗子黄金满籝，不如一经”的说法，意为留给子孙满满一筐黄金，还不如留给子孙一部儒家典籍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已在地方上“苦熬”了几十年文学掌故的匡衡，终于有了出头之日。但他并未以被皇帝直接点名调入中央的方式，坐上火箭升官路，而是走了一条曲线，正是这条曲线，将匡衡此人为求权力可以抛弃一切的心迹表露无遗，他，早已不是当年凿壁偷光的穷小子了。

汉元帝即位之初，最为倚重的大臣有三个，一个是皇帝家的亲戚史高，一个是汉元帝曾经的师傅萧望之，剩下一个也是曾为帝师的周堪，三人之中又以史高与萧望之二人为重。按道理说，萧望之此前已对匡衡赞不绝口，应该立马推荐将这个文学掌故调到皇帝身边来重用才是，但出人意料的是，推荐者却是史高。

缘故只有两个字，匡衡苦苦追求的两个字——权力。

史高、萧望之、周堪三人同列权力体系中的高位，彼此间并不和睦，依靠亲戚关系爬上来的史高，与名儒萧望之和周堪二人

有一种天然的隔离感。汉元帝又是一个喜好儒学的人，许多事情都会去找萧望之和周堪二人商议。如此一来，史高自然生出了恨意。

虽然学术不行，名声也很一般，但史高的地位实际上比萧望之和周堪二人稳固得多，除了他是皇帝家亲戚外，他还是控制军权的大司马、车骑将军，他的儿子史丹则是跟随汉元帝十多年的心腹近臣。

若是寻常的读书人，恐怕会纷纷投于名儒萧望之和周堪门下，匡衡不是寻常的读书人，他那双渴求权力的眼睛，将虚无声名之下的权力分布看得清清楚楚。虽然史书并未明言萧望之是否推荐匡衡，但史书记载称萧望之当时推荐了许多人，那么，早就被他看重、又是同为学《诗》者的匡衡，怎么可能落下？只是匡衡并未接受罢了。

反而是不懂什么儒学也不懂什么《诗》的史高，得到下属提示，要将他纳入门下，匡衡就立即答应了。

提示史高应该将匡衡纳入门下的人，乃是长安令杨兴，其推荐的理由，则是要与萧望之一类的名儒争夺“贤人”。天下“贤人”无数，偏偏这个杨兴就在一番大道理之后，只点匡衡一个人的名。这绝不可能是巧合，拒绝了萧望之的匡衡，是否会主动与史高的下属接触，表明心迹？从其连续营造声名以追求权力的行为来看，很难否定这种可能。

与儒学这种东西可以说完全没有关系的史高，一招，便将名儒匡衡招入了门下，做了大司马府的议曹史，史高很快就将这个议曹史推荐给汉元帝，汉元帝欣然将其拜为郎中，又升为博士、给事中。史高门下出来的人，如此一来，自然意味着与萧望之的对立，但匡衡不会因此有什么顾虑，因为他那双精于洞察权

力的眼睛，已看到了潜藏于皇帝身边另一股涌动的暗流——宦官。

宦官这股力量，虽然此时还未发展到后来左右朝政的地步，但已具有相当程度的规模。尤其是在史高与萧望之等人争斗日趋激烈的情况下，颇为失望的汉元帝觉得这些人都是在为自己那点利益打算，不可偏倚一方，只有宦官，无家无室，绝对忠于自己，才是可以信赖的人。故而汉元帝即位后不久，便开始重用宦官，其中为首的一个，名为石显，爬到了中书令的位置。此职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，不可小视。也正是他，在权力战争中，与史高勾结，谋害了萧望之。

位至给事中的匡衡，实际上还只是皇帝身边的顾问，并未掌握到实权，而要做到手握实权的官位，石显在皇帝面前美言几句是绝不可少的。遮遮掩掩的史书不会写上匡衡如何逢迎石显，但一来他本就是史高门下所出，史高与石显勾结，他能傲然对之？二来匡衡此后官运亨通，从小小的给事中一直升到丞相，难以想象其中没有石显的“功劳”，要知道，那可是汉元帝第一宠臣。

在匡衡后来即将倒台时，史书终于记载了一句“中书令石显用事，自前相韦玄成及衡皆畏显，不敢失其意”，意为石显得宠时，身为丞相的匡衡，十分畏惧，根本不敢违逆他的意思。

那么，官至丞相，终于与权力深度拥抱的匡衡，又到底有何作为呢？

答案是弄权。

四、为官不正，弄权营私除异己

所谓弄权，即是将手中握有的权力用于谋取私利，打击异己，而不是用以做些正事，这种腐败，普遍表现于古今许多贪官